

輕輕敲開香港年輕人這扇門



HK人與事
阿祖

和香港年輕人講座交流，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做了十幾年青年工作的我，近日終於有了第一次的感受。思前想後，覺得還是值得整理出來——

一直很想找機會和香港的普通年輕人交流。總覺得，任何通過看材料、讀研究報告、聽人介紹、包括看網上評論區獲得的認知，都無法替代面對面的直接交流聊天。

然而，對於剛來港的我，「找到青年」，其實並不容易，彷彿有一道無形的門。他們就在那裏，逛街、運動、打機，或是在街頭、地鐵、郊野公園，或腳步匆忙、或與愛侶耳鬢廝磨，但你就是沒機會跟他們交流。

終於，通過「青年新世界」，用分享內地新媒體經驗的由頭，創造了一次同十數名香港十八至三十歲之間的年輕人分享交流的機會。

按說，講課我是不怕的，什麼場子沒見過。不過上電梯的時候，坦白說還是有點小緊張。畢竟，就算是通過朋友推薦的社團找來的年輕人，畢竟都是純純的港人，知識背景、文化差異就在那兒擺着，他們同學中有「黃絲」也是一定的。效果如何，心裏確實沒底。

但凡事總要有開始——

全程一個半小時，開始半小時暖場講點自己的故事和段子，後面互動問答。我聊得很放鬆，說的梗他（她）們也接得住，彷彿回到幾年前跟大學生們們的日子。之後，照例好幾個同學加我微信留WhatsApp。留下自己的聯繫方式，是我這多年跟年輕人交流形成的習慣，也因此微信五千個好友的上限早已封頂，只得另開新號。

印象比較深的，一是在網絡習慣和流行文化上，其實和內地年輕人區別沒有想像的那麼大。比如，除了Facebook，B站在他們中的普及率高得超出我想像，幾乎七八成都用，因為在B站可以看日漫追番。有的片子看不了，他們用VPN軟件看。對九〇後年輕人來說，彷彿都不是問題。另外，明星是很好的話題，流行文化的穿透力，真的可以。

第二個印象，內地，對他們來說，確是熟悉而陌生的存在。幾個剛考完DSE的同學，關心該去內地讀書還是留在香港。對於他們，到內地確實是一個需要下很大決心的選擇。如果去過，會好一些。但如果沒去過內地，就會有未知的迷茫和擔心。雖然幾乎都會上B站，但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看過《後浪》——就算同看二次元，仍會有如此

的信息壁壘。網絡時代的信息隔閡，就是如此堅實而讓人無奈。

第三個感受，只要有足夠的真誠、耐心，以及一些理解，就能有得聊。如果只是空洞的講立場、喊口號，對他們應該沒意義。但如果能夠比較深入地聊一些對社會的看法（包括我說到對算法推薦的警惕、深度閱讀的重要、內地社會治理的進步、對全球政治格局的看法等），他們會比較認同——講到獨立思考、反思精神、為理想而努力，年輕人都會認可。

之後在咖啡桌旁的隨意交流，收穫也很大。放鬆下來，聽聽他們的看法，你會發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位中學老師說，要跟年輕人交流，就得了解他們喜歡什麼，用最新鮮的話題和視角。萬事總要有開頭。下一次，應該有機會直接到中學、大學裏面，跟那裏的同學們坐下來聊。話題可以再深入一點。

地圖，總是一點點打開；信任，也總是一步步積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你不端着，願意傾聽和分享，就能贏得認可和尊重。

其實我也知道，這樣的交流，只是小小的開始，遠談不上深入。記得一次和梁思韻

（「梁娘」，一個很有名的KOL）聊天，她帶我認識了剛畢業的女生好好，曾經因為觀點不同，在學校被「黃同學」欺凌。究竟是怎樣的思想邏輯，讓高中生如此激烈與撕裂？這其中的答案，我真的很想了解。

或許即使這樣的嘗試，已經足夠「出位」。朋友圈留下滿屏的點讚和留言。一個曾經聽過我演講，後來到港大讀研的女生，給我發來一段私信：「看吳老師您的朋友圈很觸動。我在香港大學讀研期間正值『黑暴』，因為深處漩渦中心，所以深覺這一事件的複雜性。我發現回到內地之後，很多人都對香港青年一代帶有一邊倒的負面觀點，但是以我片面的了解也深知絕不是全然如此。您此次的講座交流，已經幫助大家摒棄很多因為『暴亂』系列事件以來內地對香港及香港青年的偏見與刻板印象……」

都說香港年輕人的事情重要。既然重要，我就不想做一個只是聽別人介紹香港年輕人如何如何那樣的「聽眾」和「看客」。「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自己去嘗一嘗」。

多聽、多見、多了解，獲得直接經驗，大抵總是沒錯的。

疫下書展

香港書展在闊別兩年之後終於重新得以舉辦。我覺得，今次書展最大的特色並非是它的年度主題，也非那些精彩的講座，而是書展本身。因為，如此大型的公眾展覽能夠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順利開展，這本身已經算得上是成功，它向社會傳遞着與以往不同的意義。

對於不少出版商而言，香港書展的銷售佔據全年銷售中一個相當可觀的比重，對於一些小出版商來說，甚至可謂決定當年是食飯還是食粥。香港書展持續一個星期，與許多其他參展商一樣，在開展之前，我們最為擔心的就是入場的客流量。在疫情的影響下，誰都無法樂觀，沒有同行會奢望今年書展的情況與以往正常年份相比，無論是客流或銷售。

因此，參展的出版社們在今年的推廣模式也較往屆有所變化。普遍的做法是，不少出版社加強了作者現場簽售的頻率，希望藉此能夠在有限的展期內充分利用自帶流量的作者吸引粉絲購買以加快售書的節奏。也有一些出版社顯然在疫情期間進行了轉型，增強了網上服務的推廣，比如網上閱讀或網上購書等方面，順應讀者閱讀習慣的變化。

可喜的是，從書展開始的第一天起，我們看到有大



如是我見
承言

批市民入場。「比想像中好」，這是許多同行對於本次書展人流量的直觀感受。在周末，讀者甚至要花費一個多小時才能夠從灣仔港鐵站進入到書展現場。書展久違的風景線回來了——拖着箱子購書的讀者、席地而坐看書的學生、激發思想碰撞的講座。

疫情下火爆的香港書展有着特殊的意義。一方面，大批讀者重新來到書展，尤其在過往大量跨境而來的內地讀者因為疫情而無法來到香港逛書展的情況下，今年書展入場人次以本地讀者為主。這也說明了香港這座城市是具有文化土壤的，也證明香港書展本身已經成為市民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沒有讀者，出版就沒有未來。」這是香港出版總會會長李家駒在港版《讀者雜誌》發刊詞的一句話。毫無疑問，火爆的書展人潮是推動香港文化出版界繼續奮鬥的動力，讓一眾文化工作者們切身感受到自己所從事工作的意義。而今年書展的另一個特別意義是，香港在疫情爆發以來舉辦的最大規模的公眾活動之一。其實，它也是一次很好的城市公開宣傳，書展的成功舉辦向外界顯示出香港目前防疫的成效，有助於加強外界對於香港控制疫情的信心。

香港「一國兩制」下的人民性



君子玉言
小杏

前不久與義工朋友探訪公屋。其中一家不足三十平方米的房子，住着祖孫三代。客廳兼作臥室，擺着一張上下鋪，年過九旬的婆婆熱情地招呼我們。一個神情有點異樣的女孩坐在唯一的椅子上吃西瓜，一位黑瘦的耆老默默站在窗邊——義工告訴我，耆老是婆婆的兒子，當漁民；女孩是孫女，有智障。我們一進來，小屋立馬顯得擁擠不堪。婆婆說自己耳朵聾了，但老人臉上一直笑盈盈的，幾次請我們坐床上，我不好意思坐，將帶去的禮物袋送給老人，老人從床下取了盒椰奶給我。我再三推阻，老人追到樓道塞給我，朋友說拿着吧，婆婆一片心意。走到樓梯口，老人還站在樓道朝我招手……那盒椰奶我直到今天都捨不得喝，不忍心喝。擺在辦公桌上，每每看見就心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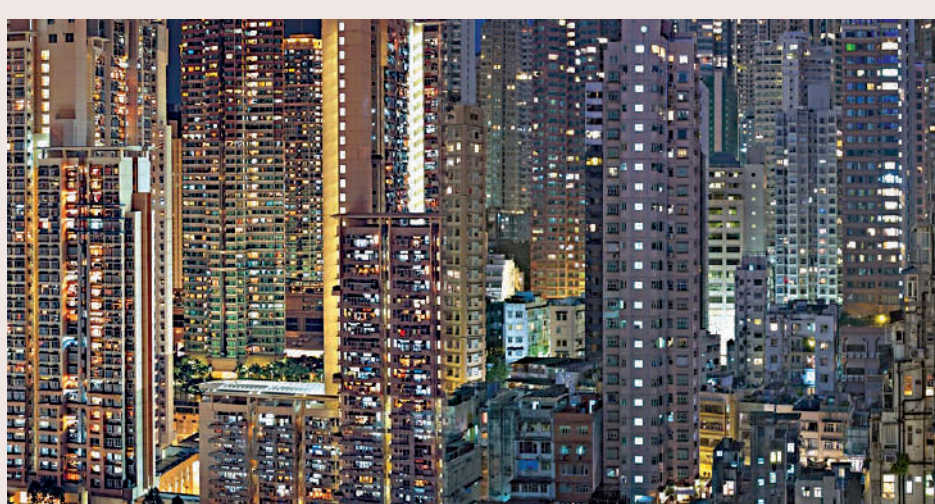
祖孫三代住着上下鋪房子，九十多歲還要照顧沒有自理能力的孫女……就這樣，他們在香港還算是不錯的，因為有公屋可住。街頭樹蔭下坐着的那些老人，平靜的表面背後有怎樣的苦楚？

香港作為一個發達經濟體，看起來光鮮亮麗，但總感覺哪裏不對頭，隱藏着一種不健康狀態。

社會結構的不健康——經濟上，產業單一、轉型困難、人才流失；民生上，分配不均、貧富懸殊，看病難住房難；社會形態上，階層固化，上流停滯。而資本仍然在不停賺取最大利益。疫情之下，許多公共行業應對的唯一措施就是加價。

群體心態的不健康——普通百姓為生計所困，沒法享受快樂心情，不敢抱有生夢想，年輕人無望絕望；政客熱衷街頭抗爭、議會拉布；管治者庸碌無為，抱持打工心態，信奉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醫界極度排外，立場凌駕人道主義；師者不行傳道授業解惑之本分，部分學生罔顧道義為恐襲者行悼念禮，網絡充斥偏激仇恨……

不健康的病根，在於不合理的社會政治經濟利益格局，在於僵化的管治理念和管治



香港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建築十分密集。資料圖片

機制，在於功利化的文化價值觀。國際智庫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創辦人Aurelio Peccei曾說，任何的進步（不論是科學進步還是其他進步），如果它不同時使道德、社會或政治也取得進步，那就毫無價值可言。「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並非指以固化的認知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教條地延續自由放任的經濟邏輯和單一固化的經濟結構永遠不變，甚至迷信英國人留下來的一切。不能與時俱進以動態思維深入領會「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不進行任何改革，任由資本主義制度缺陷放大扭曲變形，社會關係失去應有的「人與人的屬性」，異化為「物與物的屬性」，使社會充滿功利的味道，為金錢所使，為利益所趨，失去了情懷夢想操守。

早在一八六七年馬克思就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Capital comes dripping from head to foot, from every pore with blood and dirt）。一百五十年後，在一個號稱現代發達的地方，資本原始的醜陋與血腥仍未褪去。

如何解決這個病症？——以國之所長，補香港所需。將「一國兩制」之下香港這一制，注入「人民」元素。

人民性是中國共產黨精神品格最根本的屬性。這個百年大黨不斷壯大、歷久彌新的「不老秘笈」就在於——人民至上。一切來自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級的利益。鄧小平說「我是人民的兒子」，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制定政策和作出決斷的出發點和歸宿；習近平說「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我的執政理念，概括起來就是：為人民服務，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只有理解這個政黨的民權屬性，才能明白為什麼她能夠使六億人脫貧並過上好日子；才能明白為什麼她能從一窮二白走到世界舞台中央；才能明白為什麼她能夠舉國辦大事，飛天上星辰、蛟龍入大海，面對抗疫這個全球性難題，率先控制疫情率先恢復經濟……才能明白百年慶典上，當偉人講到「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企圖，九千五百多萬中國共產黨人不答應，十四億多中國人民也不答應」時，全場熱烈鼓掌歡呼，那是發自內心的呼應！

香港這一制，不是簡單意義的「資本主義制度」，它是一國當中的「兩制」之一，國家主體秉持的人民至上理念亦應成為香港治理的首義。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亦應作為特區良政善治的目標，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憂市民之所憂。立一個港版的奮鬥目標，來一場港版的扶貧攻堅戰、港版的深化改革。

匠石運斤

之唯一一詞：真功夫。

歐陽修講過賣油翁，含而不露，貌不驚人，抬手就是功夫，功夫就能服人，就是善射之康肅公亦誠心稱服。

康肅公善射，無人不服。某日一賣油老翁見之，只「微領之」。點點頭罷了。康肅公見不得不擊掌稱絕者，遂問之「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沒想到賣油老翁稱：「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公怒目相視，賣油老翁並不再言一字。「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澆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濕。」老人家真功夫，功夫何用其言？勝說教之理萬千。

過去棺材舖考工，拉大鋸解木頭，一丈二長、一尺二寬的大鋸一上一下對頭拉。因為棺材舖生意好，工錢高，願者眾，但拉大鋸並非只力氣活，還是功夫活。三對拉大鋸的正拉得熱火朝天，汗如雨下，考工的走過來，側耳聽那呼呼山響的鋸木之聲。一指東邊那對留下，你們四個歇歇，問為啥？答曰：東邊那對拉過

三年，你們剛滿一年，功夫還生着呢。

過去山西錢莊過錢點數，當院立一大水缸，水齊滿缸沿，缸正臉端坐一位功夫人，錢莊夥計把銀元一塊一塊平穩穩地漂進缸中，這位高人就是聽銀元入水之聲，立馬判定其真假，一筐大洋都不會判錯一個，耳朵練得真功夫。

數學家陳景潤，身在樓梯間六平方米的斗室之中，僅計算「哥德巴赫猜想」中的草稿紙就足足裝了六麻袋，每一張薄薄的草稿紙上都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數學計算公式，整整六麻袋，凝聚了陳景潤多少心血？摘取「哥德巴赫猜想」皇冠上的鑽石，靠的是功夫。

說外國人練功夫。達·芬奇為把人物畫出神，親自學醫，解剖過三十多具死屍，小時候學畫，一個雞籠立在那兒，竟一畫畫三年。下了多大功夫？

每個成功者，甚至沒能成功的人背後都有一段長長的曲折的功夫鋪的路。

（「領略功夫」之二，標題為編者加）

地宮寶藏

長沙博物館現正舉行「地宮寶藏——法門寺唐代宮廷文物精粹特展」，展出包括金銀器、秘色瓷、琉璃器、茶具、絲綢等五十七件（組）展品，其中一級文物多達三十件（組）。展期至十月十七日，免費參觀。

新華社



市井萬象



閒話煙雨
白頭翁

先生們有先生們的功夫，老百姓有老百姓的功夫。莊子講過兩位功夫人，功夫好生了得。

庖丁解牛。說庖丁是廚師，他更是一個屠夫。十九年殺牛數千頭，可謂兩手沾滿牛之鮮血。見庖丁解牛之功夫：「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肅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天下屠夫，何止萬千？有如莊子所言庖丁乎？梁惠王有福，親眼目睹。

匠石運斤。這位泥瓦匠把白灰點在自己鼻尖上，「若蠅翼，使匠石斫之。」但見那位匠人果然非凡，「運斤如風」把板斧掄得呼呼山響，讓人提心吊膽，一斧子劈下去，那位泥瓦匠塗在鼻尖上的薄如蠅翼的一點白灰愕然那把鋒利的板斧一斧斬盡，人完好無恙。天下人稱